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五

順治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正月　　後學　通州唐　桂　武陟王　韶　校訂

初一日　九世孫世琴　十世孫金鏞　十一世孫[illegible]器[illegible]

紀善一則　李五予家傭僕也性強暴[illegible]觸忤其母兄且毆其同儕予嘗戒笞之自舊歲其母病忽發一善念曰我何以報吾母對神明立誓割左臂肉一片以啖母母疾瘳予酒食之以嘉其踐還今歲終忽[illegible]其於母如何姻友李霞表曰五更有遺焉聞其拾遺衣覓其人還之以一念之孝充之而

無念不善五豈一愚人也哉予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正是滿街皆聖人樣子五眞不失其愚人之心也哉予卽名五爲武爲其爲義之勇也入

攻節錄續集

初二日

孫雅子再從子也素遊閒不甚務本分隨予蘇門十年矣馬構斯欲適陜西之醴縣歸其妻艱難得伴孫雅願任而牽於其稚弱子代爲撫之歆以三大馭壯其行問闊七千里險阻崎嶇慮甚艱苦五閱月如[illegible]也構斯餘居二十餘年苦心極慮得

完此事[illegible]放此要者[illegible]也

初四日

再答戴嚴犖　來書以閑邪存誠相質足見獨得關鍵某敢不略盡其愚夫誠合下渾然不存自存天之事也閑邪存誠以人復天誠之者事大易閑邪以存誠即所謂去人欲而存天理也人欲去一分天理自復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矣得力處只在閑邪孔子之改過徙義顏子之不貳不遷曾子之戒欺求慊子思之不疚無惡孟子之集義慊心總之一閑邪而已其著落在庸德庸言其功夫在

學問思辨德成之後渾而化善成而不伐末校之先不知幾多困勉由愧悔而憤發鼓風雷之益見天地之心立地便能超凡入聖堯舜禹文孔顏思孟以迄周程諸大儒總是一箇功夫天地古今一誠流貫原無封畛無悖違只有一邪以障之舉足成迷骨肉相殘矣閑之熟外邪不能入內邪不得起成性存存仍還天地古今於太和元氣之間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初七日

東郭公望　昨所商明文三大篇田華老令其掌

[illegible]始如卧碑一記非高皇筆也社翁再於阜[illegible]
[illegible]實之中另錄一二首有關聖學者以示嗜學
雅[illegible]勞又錄也

初八日

跋胡葵衷書後　馬生自平涼攜來葵衷父子手書故人情深恍如覿面因憶公當甲申後介答予時山居三年不入城謁官府公不督其疏違而觴予益切嘗策馬攜壺榼過草廬爲竟日驩且令其二子大宣大廷婿董蘊生徒步親予未幾内艱葦上貴人有詗及予欲攜之出公曰渠出未必能爲當

日重渠不出乃能令爲奕世重我世不能自重頗似强人耶古人重知已之言予何能忘情於公也公子大定成進士修舊好益殷公風流蘊藉令容多惠政人思之予與公塵外交其寄思當不與容士人等公名廷佐大定公仲子也

初九日

客有謂孫少師六載當關而功不戒相業無足觀且其詩[illegible]說書亦不中理余曰如子之持論如何能論廿一史許三千餘年來人物得失武侯不能滅魏其相業遂不足觀耶天之所與人不得而奪

之是安可以成敗論英雄試觀少師當日未簽議之前是如何光景當闕之日是如何光景去闕之後又是如何光景其處之輕重緩急不問可知哉諧不疑武侯魏忠賢不能忘情於少師世且挑忠賢以殺少師者實有其人淸君側之議起少師不死於忠賢亦幸矣六載禦强敵拓地四百餘里恢復五大城七十二堡節省內帑金錢數百萬其勞績有二祖列宗鑒之悠悠之口奚足問耶少師生平能知人而不善爲人知殆是其才太盛歟作快意語故招忌耳元老鄉居舉家殉義節烈尤足愍

耀千古羅濟素嫻詩文甚富海內嘗有定評少師
嘗以漢武侯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唐晉國生老病
死時至則行自况余亦以爲然非大言而無當也

十一日

聖學錄序　三代以前治統即道統也三代以後有
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於儒韓子愈原
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周程
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逮及於明薛子瑄陳子
獻章王子守仁其最著已如鄒守益羅洪先顧憲

成焉從吾皆醇儒遡其源淵盡發明二程列宗心學之㫖直接一中之傳眞以身行道於天下者也恐世遠言湮懼其久而或晦凡闗於道統者輯爲一帙名爲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炳如日星後之學者知諸儒之興起由作君作師之鈞陶其所繫豈淺鮮哉尼山之纂修憲章爲大程朱之傳註衷章爲先某衷年寡識敢曰表章前聖然賴天之靈苟安卹墊一日不死一日不敢謂無事自辛丑元日焚香手錄共得若干首未附臆測以俟後之君子考衷焉

十四日

為孫太傅愷陽先生作誌銘 至十七日稿成 人歲兼二集

十八日

簡劉少傅　諸郎君美質虛心秉未經物誘得良師友提撕壹意讀書此便是老親翁第一福德事登籍諸同人邀弟遊嵩少[illegible]老亦望過其家短筇不覺勃然欲鼓果能有此行歸當入汴花外小車或亦勞君實先生高閣之望乎

二十日

寄鄔孟嘉　言別十五載手字寄到者三庚子冬

函悽惻殊不忍讀遙南北同人爲僕惠屛聯賜之

列尊名晨昏相對此懷涯域稽首府及張別山後

讀明季遺聞與瞿公式耜同死儒哉孫丈夫丈可

稱知人矣僕來蘇門十二年賴天之靈既不即塡

溝壑然不敢廢讀書輯有十餘種長男守墳墓餘

皆相從在此目前孫九人曾孫二爲耕爲讀不敢

墮落外無可爲知己道者

二十二日

入城諸友延欵二十四日晚歸

二十六日

見得五經四書是菽粟布帛便是聖學道不可須臾
離真如著衣吃飯不以飢渴害心不以縕敝爲恥
非大得力於經書者不能士不明經書之旨便謂
非聖之書欲道與俗美必不得之數也
自孔子以後道統在儒雖曰紬誦詩書似之兼善然
素王當年與顏曾由賜諸賢所講求乎天德王道
功垂萬世人謂尼孔子於春秋之世不知天不生
仲尼萬古如長夜則天之所以通孔子者正別有
在故曰賢於堯舜
唐虞三代之治以敬德爲誠民之本以誠民爲事矣

之寶帝曰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

蓋真知天人之理不二而誠敬中存存處三代之治統在是道統亦即在是稍以私欲間之則意心生而僞念起欲以對越上帝道無繇矣聖學錄

以人主一心日與天地庶務相酬酢原無一刻不相流貫其不流貫者私欲間隔心遂放而不存帝以戢心名亭其存而不放者乎人心危而道心微處延巳慮心之易放而難收矣卻慮凝神精一不二此方是學問求放心之道聖學錄

二十七日

聖人之學以天為準只此一句是何等識見天命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文與天有二乎天地之道博厚高明至誠之博厚配地高明配天至誠與天地有二乎學不以天為準皆其志滿量隘意矜之病

聖學錄

大學平天下在用人理財而人主財用之集總歸於有德三代盛王之治皆本於此不本於德而別求治法則權謀耳術數耳終有道也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此高帝太宗之所以遜虞於我太祖也　聖學錄

人與道統之此心也一念清明不為情欲所蔽則道心也一念昏濁偶為情欲所牽則人心也僅而人僅而道總此心之變換倚伏非另有一心代此一心也故道在惟精精則一矣一者只猶是于至純無私欲之蔽而已矣心無觀心二則是聖學之統領處 聖學錄

聖人爲於仁親親仁民愛物仁自不姑息賢者不與智保身保家保國智自無姦欺姑息之仁好仁不好學者也姦欺之智好智不好學者也禍身之蔽則更烈矣高皇所以痛黜舞智之人 聖學錄

以心為天便是安仁利仁之事 聖學錄

忠矣仁未知況小忠乎義自非小節禮自非足恭苟

察反害智不貞之諒反害信此見高皇大規模真

學術 聖學錄

二十八日

貴而不驕逸而能勞是謂天道下濟入道克敬高皇

惓惓於此令諸王步趨同是一篇無逸文字與姬

公告成王千古合符 聖學錄

從來明聖之君未有不敬求哲人俾輔後嗣後嗣之

賢與輔後嗣者之賢皆執於垂裕者之一念高皇

諭厚吉之言字字真切 聖學錄

家庭父子之言著一毫粉飾不得不能對妻子必不能對官僚此可想我朝家法 聖學錄

和者樂之所由生然和須從敬出故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高皇其知禮樂之本乎 聖學錄

鄉飲之禮其義至重家識廉恥人知禮讓所謂人人親長而天下平故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高皇認得王道在此即卑邇即高遠即日用即性命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 聖學錄

二十九日

復馮敦如（名鑑通州人）新春忽接手教若臨芝眉再讀與異幹書親翁之肝腸氣誼宛在目中矣憶昔年與華午象九周旋時得閱海內英人偉士自華午輩輕用其死而同人亦漸次凋落獨幸異幹艱危患難而志不灰即負薪不忘讀書可謂善處憂患矣華午有子哉僕既喜華午有子今復喜華午有友趙氏孤兒夫復何處聞親翁客居慶雲慶雲主人昔年得之象九華午王讓輩甚悉邇斗南復亟稱之從古英人偉士未有不擇所因者哉方駕

迫草復不盡

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故三王不異禮而治自周末文勝而漸趨於靡遂有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僞之首也夫僞豈禮哉敦厚以崇禮家庭與朝廷無異上古與叔季無異協萬民之僞而教之中高皇稽古之意深矣 聖學錄

二月

初一日

靜虛二字是聖學主腦其不能靜者物欲擾之也如何能虛沖觀理須正心後始有此光景

隨時從道便是變通不失其正其作用全在內君子而外小人

初二日

皋陶之陳謨其大旨在知人安民而知人安民正嗣德之事人何時知得盡民何時安得盡自無耽樂逸豫之時三聖人立言雖各有所重對症而發然同條共貫御只是一事只是一心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敬者存而不放一者純而不雜敬以一之則虞廷惟精惟一之旨視聽言動四箴皆所謂存而不放者

也功夫全在敬上用到一時則成性存存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性之者存無可存者也身之者存而
不放者也皆要歸到無雜處肅皇實體力行惜輔
臣瑰未嘗學問不能開張聖德惡能與西山眞氏
同日而並語哉
二祖列宗在位長久者皆有寶訓垂裕後昆故明代
家法獨善家法由身範身範係心型紹庭敬止日
愼一日此祖宗德澤之所以延法度之所以守道
恒於斯
神宗寶訓三序　肅皇猶未親覩顏色莊皇則所日

侍滕下者其云垂衣端拱雅尚恭默故精神性術之蘊不可悉得而窺乃暮年一意靜攝停外莛不及聞不及見徒多方控揣竟不可得其端倪倘亦雅尚恭默之意乎疑廢政而政未嘗廢疑廢學而學未嘗廢亦神矣哉

初三日

政治得失人才忠邪統業興替總係於理欲消長故大人不在人非政間而獨務格其非心莊皇法古帝王講明正學不知當日承旨諸臣何以輔成君德

莊皇慨然以崇道興學自任而曰學校之設以明人倫五倫之道根於性命推極其用則化成天下二帝三王之治總不外此莊皇無令虞三代得專其美亦只是從此做去無他道也真學術真事功原極平實易簡

初四日

贈別馬習仲有序　習仲從遊二十年矣凡予所經歷棲息之處習仲無不過而問焉予南來送別郝陽條逾十載今復睠予蘇門靜穆之氣令我意消臨路賦此　閉戶嘗嗟我臨流每憶君十年釗始合

數夕秋還分易識初弦月琴調未散雲起予欣有
霜莫惜雁書聞

初五日

與習仲語二則　人生自幼而壯而老謂無一事還錯無一念夾襍此皆作大言以欺人之語孔聖人未五十不敢言知命未四十不敢言不惑未三十不敢言立况在他人人心危而道心微自處庭授受不過嚴人心之防而已陰陽理欲並域而藏盛衰起滅轉換無停大約孤陽不敵羣陰一理不勝衆欲所以云人心危而道心微也生安不廢學利

成性存存一亦須精學利之人存而不去困勉工
夫去而存存而去不知幾經動忍始得真性出頭
我輩今日只是要知悔過遷善自謂無過者皆所
謂將就冒認到底無到家之日耳　自孔子而後
道統歸儒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九人而已周之前
江都河汾昌黎不與焉予謂三子者衍學脈而溝
世系厥功不小朱陸以異同爭牖陸不與焉予謂
孟子叙道統聞之者一人見之者二二正慮其見
之或有偏致聞之者之失中出朱之道問學自不
離尊德性陸之尊德性亦豈能離道問學有聞之

者甚正好借之爲見知耳薛文清陳白沙王陽明

皆大儒楊慈湖以傳象山失象山王龍溪以傳陽

明失陽明其流獘不可不防海門近溪與慈湖龍

谿一派我輩談學義利之戒宜嚴儒釋之辨嘗早

一入歧路便難同車羅念菴顧涇陽其說不悞人

諸家不及悉舉讀者須以孔孟之旨折衷諸儒之

論則庶幾矣

初六日

問仁人享帝孝子享親是如何徵應曰享帝而帝儀

然臨之享親而親儀然臨之是就仁人孝子祭祀

時之誠敬言然其能享帝者是惟仁人合四方萬
國之和氣以昭事上帝而上帝豈有不昭格者乎
其能享親者是惟孝子合子孫族屬之雍睦以對
越親心而親心豈有不欣慰者乎若民情離散子
孫乖忤天地祖宗有餘恫矣其何以享
初七日
粱如星方伯云亡之日已九十矣予與同社六十年
不及憑棺弔以詩　贓日驚心時日非我南君北
兩情違云亡九十復何恨况是全身得所歸　方
伯歸來二十年糟頭乏酒杖無錢一朝捐館不成

殘墮地赤身去復然　十年相別悵離羣猶幸鄉音不斷聞千里欲將雞黍意懸山明月百泉雲

初八日

送別習仲　與習仲別十二年矣其來也踴躍以迎其去也徘徊而眷戀焉蓋情各有所獨至也情有所獨至正不必黯然相對而當猛以自勉因握手而與之言曰學與誨非二事也不厭不倦非兩心也於已爲不厭者於人自不倦於人爲不倦者於已自無厭孔聖人一生無時而不學何嘗厭無行而不與何嘗倦我輩當道喪學荒之日斷不肯悠

怨歲月暴棄自甘而無提掇鼓舞人之精神待人
提掇待人鼓舞是豈不待教之豪傑肝衡當世孰
爲先覺然血氣各具孰無心知因人開導隨事發
揮固無往而非可教之人無感而非可動之聽也
是在吾友加之意耳從來熱心男子亦多冷面蓋
爲世間人足當吾尊嘉者原少鮮少一段容衆矜
不能之意不知造物以栽培爲心吾儒之隨時利
濟一民一物一草一木皆事功也天地萬物原屬
一體往古來今原是一家誰是可棄之胞與之外
乎氣運升沉世道治亂皆古今日用飲食之常聖

賢豪傑遞處其中自有隨時恰當之理所謂飲食而知味之人耳僕既不願吾友之過冷亦不願吾友之太熱以此爲學而已矣

初十日

書經近指於是日輯起

三月

初二日

與賈蕭子（前月十八日同鹿窗山觀至）爾承母命來慰我別後思惟十有三載念之[illegible]欲來相對數夕晨喜爾有遠志共期嵩少遊山水開明慧人老惜別隨病夫猶遠

僖

與鹿審觀　執友雖云亡靈氣未嘗滅交道亙生平有裏魂夢結喜爾千里至中夜語不竭因念子一身七世儼在列萬事舌尚存十秋心未折

初三日

韓子新來迎作嵩少之遊適郭公望邀賞紅梅期以越三日往

初四日

抵新鄉望兒尙兒筌孫隨行是日許太公壽席間晤修武范有道邀過其家

初五日

賞梅詩　梅花如高人幽韻誰其識飽歷霜與雪氣化不能蝕所友竹并松三君同一德松竹僅不凋獨梅愈奇特素姿夙有盟此更留春色人謂花之魁我云人之則凡物總天生靈蠢各自得濟者豈其情愿亦從其愿我意孟襄陽斯義應不惑

初六日

公望謂程朱生於朱而朱未得享理學之報至於明乃[illegible]余曰僞學有禁人日在湯火中斯文之厄塞極矣明列聖表章程朱諸大儒故明儒蔚起書

作君作師者開導之功也

鹿密顧貢叢子馬構斯同過新鄉鹿貢渡河謂之曰

爾晤少傳倘問余過汴之日第云小車花外難以

預期高關林中漫勞凝望

構斯歸夏峯謂之曰爾不嫌縉紳其志足嘉也但不

可存厭薄縉紳之念天下大矣古今何限各行其

志而已矣

初七日

寄奏兒　高賓皇索字與崔大醇我已諾之倘過而

問焉爾不妨寫一字云我與博雅俱出門賓老非

抽豐客退故人相訪不難應酬我正不欲以難應
酬者强太齡耳友郭兄弟離家讀書勉之勿廢業
并以語徇雅共爲勉之
晚抵獲嘉賀蓬僊下榻雲宿樓
初八日
贈蓬僊　偶起山遊興多因友誼深入門覘靜氣接
語見冲襟自是名賢允應無薄俗侵與君敦世好
掃榻待幽尋
謁賀景瞻先生祠　先生烈節壯山河繪得鬚眉生
氣多猶有百門烟雨好一當蘋藻一悲歌　馬鬣

封高日月沉春秋誰復辨知音拜公長說甲申事

恐觸當年故國心

讀景瞻先生遺稿數種題其後　遺稿八種曰經史

致函耕餘漫紀漫紀者亦史之類也古事今事雜

有之四書八卦則孔孟羲文諸大聖人之微言耳

三世逸事不忘祖先兮令紀過追思往事可恨人

闡幽抉隱多前人未發柏園初草則生平文集也

稿俱係手書孫遂儷謂不能授梓余曰正不必早

出因爲一絕云　無語不開創天生此異人應知

百世後光彩■新

題景瞻先生畫像贊　其貌蒼然其神穆然大節所在令人凜然孔之成仁孟之取義先生先得其同然君子謂先生偕妻妾之死視城破君亡不得不死者更覺其神閒而氣定也誠然誠然

初九日

題雲宿樓額　雲宿樓取淵明白雲宿簷端之意人或謂其樓之高而雲來宿愚意殊不然賀子閒靜不染世氛翩翩乎與孤雲來往且余偶攜二三子以雲水無心而信宿於此故因其索額而題之

贈賀遂易遷倦叔姪　達朝識二三戸和藹溢芝眉先

德於斯見醕風應可詡

寄李霞表　出門已六日倘淹留獲嘉主人之賢可知或亦景瞻先生靈爽眷戀故假風雨爲遮留由得讀其遺文題其遺像耳邸諭教澤施於兩河之間弟愧非其人然亦不敢不勉此番同行者有父子焉有祖孫焉有兄弟焉有叔姪焉有師徒焉有朋友焉誰人可容恣肆無行不與當奉教旨而往

初十日

與蓬僊曰連日讀先生遺稿直抒胸臆多前人未發不顧俗眼即犯諸大儒之忌亦所不恤如此立言

眞所謂豪傑之士但不必句句字字以聖賢之道律之如律以聖賢之蹊徑則失豪傑之面目眞豪傑須是古之狂狷可與入道不必定襲中行之迹也即如先生借妻妾廟義此便是豪傑之事而非中庸之行身爲外吏既已解組歸田無職守又之血尤遯跡深林徐觀世變何不可者必欲全節便成蹈白刃之士矣說者曰此時不立決稍ニ錯足遂成墮落悔何可追先生以早自裁而心始安心安處即仁也便是以豪傑而成聖賢者也諸種書各有小疵俱不必諱使千載後人識此豪傑之眞

同日

晚抵水寨

宋撝之下榻貽贈　百泉攜手十年餘君老烟霞我老漁此日尋山兼問友小車花外到仙居　恰喜逢君大道傍先歸作泰徑登林古人風味今猶在元直重來自不妨

十一日

遊妙勝村東岳行宮宮在晉以前規模極大非數萬金不能舉幾廢幾興土人正在修葺漫爲一絶

從古泰山屬東嶽何事行宮遍處遊糜費金錢已

數萬愚民剜肉尙重修

十二日

余登車玉璜請於其祖送七十里至張相贈以詩

英標未受世緣侵語自心生感槩深數夕追隨無
限意此風好向古人尋

午渡沁河

晚抵張相二童子來揖詢之知爲玉璜弟也入夜玉
璜亦至殷殷止宿昔猶有心今感無意爲一絕遺
之　來時道上逢伊祖去後停車復遇孫自是於
君有夙好殷殷止宿盡諸昆

十三日

臨行題壁一聯留以致主人　主賢未敢輕題鳳客膺須知是好龍

午后過古澗寺鄉僧出菓茶相餉

薄暮抵單懷顧伯玉拂城南村墅待予沈禹錫亦攜尊至　單懷夙有約二仲巳心盟顧氏父子間沈也難弟兄嶽嶽振薄俗嚶嚶求友聲家學遡有本令嗣羨崢嶸我爲看山來多君善氣迎再拜各致辭懽然非世情此中有先正許何先後鳴漫謂鄉國士派衍尼山清山以玉增澗地因人傑名丈夫

愼遠圖流淚不須驚

十四日

謁許文正公祠　先生當元季仕元欲變夷無端譴

跡者請讀柏齋辭

謁韓文公祠　世僅賞其文詎知人所係學荒道喪

後砥柱功難計

顧伯玉兩子五孫沈禹錫五子各出相見聰慧可愛

謂之曰從來言治統道統莫不驚爲神奇高遠之

事不知總只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上蓋天下最

神遠之事正從最平易中做出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此治統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道統也故曰天德王道一而已矣

郭九如率門人鍾國士楊駿聲等索錄近指

十五日

盟雲字說　予新每向余談九如誠樸主余心嚮之迄相接九如益嚮余甚班荆而語亹亹不倦且質其素所疑義數則恍然如有當也因請予爲易其字疑其於巳之名未協蓋陰以示嚮余之意云爾余號之以盟雲取放翁詩義謂雲本無心出而怡悅或嚮如羣龍或飛如孤鶴卷舒去來政不必有

心畫謂九如遺際屯蹇方可以與雲相友耳從舊

從新不妨兩存之

蚤飯後偕伯玉禹錫諸人遊村南園圃爲張樹端所闢之地竹木翳蘙花石明媚每至一區談對者久之不必慨想武陵桃源也爾莫二仲攜尊過復園主人爲楊孝廉發伯奇葩異卉多未經見酌於止亭酒盡沽村醪羅之入十歲不解飲之人忽不自覺有酒腸也欲偕二三子聯詩紀勝地勝遊迫於

臨路聊志其槩

盟鷗說　塵網苦人人亦安於所苦無能爲脫離之

計向平婚嫁事畢爲五岳之遊遊者猶咎其見事之晚余謂婚嫁畢終身桎梏於塵網之中者比比而是能如鶴之高翔於九天之上者誰其人哉伯玉年過六十清標雅韻領袖一方其意致曠遠惟鶴似之不必五岳之遊而日日在青山白石間伯玉似鶴耶鶴似伯玉耶因蹟九如請易字而字之以匹鶴

盟岳說　余來河朔十三年衰病侵尋未能一問嵩嶽之勝余之遠愧向子可見辛丑春始力疾一遊過覃懷與禹錫相見於孤村古道之傍尊酒相看

肝腸若鑒予與禹錫蓋相盟之以嶽也禹錫以名家子讀書課子兄弟嚶鳴非所敬事之人不輕交接古稱甯謐月守山立不移者皆所謂豪傑之士禹錫之爲禹錫蓋亦盟之以嶽也予因以盟嶽二字贈之倘他日再有山遊之輿尙望盟嶽有以進我以匡衰年所不逮也君弟雲門歸幸出此言質之西望有二嶽知余心之所期

十六日

顧伯玉率子若孫送郊外九如以病遣姪璜同朱斐尤獻攜觴相送

晩抵溝村

訪喬遥集村居　短筇斜日共追尋客到知不避竹

林過豫十年求識面登堂此夕即論心曾齊行道

誰能續文靖潜身好獨任巳分入山置理亂匣琴

應自有知音

十七日

抵孟縣訪薛行屋宗伯　我生當六十時運值其否

豈不謀保屋飄忽無所止垂老輕去鄉百門有山

水卧我百尺樓恍焉聞嘯音因思即次安實出先

生指林壑縱樵漁耕鑿及孫子過從羨古人荀陳

尙可擬靈靄夏峯雲至今紀轍執摳幼一登堂遥來山氣業懍然今昔情俯仰寸心裏春風動四隅

三樂傳清史

下楊翁閣

謁舊容城令君薛夫子祠 有引

某不肖髫年受知白首無成因薏圃衰亂飄泊蘇門密邇夫子之鄉敬率子若孫來拜其祠里言一章聊當蘋藻之薦

解組歸來六十年千秋遺愛白碑傳鄉廬尚記攀轅日衰老猶思納履靑歲遂流風徵牧監家餘積慶見曾元拜祠仍愧頭顱舊辜負垂髫國士䇿

十八日

主人兩弟懸谷季立姪芝萎來拜各投請啟

孟縣廣文胡名映磯來聘舞陽人

十九日

主人暨弟姪次第設席予力辭之皆就翕園相款

二十日

麗香亭牡丹欲放　過眼海棠成爛漫牡丹欲放且

含香卅間美事方與日好留餘味到斜陽

二十一日

贈任太行茁實甫二孝廉　翕園春正好一徑當登

臨有主能投轄逢君便入林讀書饒獨解避俗得同心幾夜山城月依依坐竹陰

許蘅陵自鄖州歸過孟縣聞余至雨中見訪於翕園

寄蜀中方伯楊猶龍　客臘伯嚴自寗夏歸得悉近況蜀道之難如登天而山川景物應自不同老親翁從來胸中眼底不與尋常人為綠纖少陵之譽當不讓他人矣適值許蘅老往蜀附此佈意又名山令王嚳允其祖係弟庚子同譜令修世好甚篤令天涯薄宦得借福蔭便屬奇緣臺仁或不吝一葢渡也

再答閬陵　弟從來不作固辭語至鄭延清況爾以
衣贈故人實不敢承辱手教諄切使乎再三致主
人之命又不敢堅辭以負知己也即佩服之拜仁
人之賜

二十二日

問夫子之文章一節文章性道何以分也曰文章性
道且不容分之爲二文章乃所以傳性道者也文
章離性道何以爲文章在人見之爲文章在夫子
語言文字動靜飲食總之皆性道之流行所謂無
行而不與也第教不容躐等在顏曾則文章即性

道其餘則文章仍是文章性道仍是性道子貢此時謂文章可聞言性言天道不可聞已恍然有聞於性道矣請申言文章性道合一之旨斐然成章之謂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文章在此性道即在此加以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婦此皆天之敘天之秩文章在此性道即在此風雨日星天之文章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在此孔夫子一生在下學做工夫下學處皆文章也下學處便與天命相流通欲分之而不容分欲合之而不待合

問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應如何解曰若專爲答主人

之敬是教人以奢也夫子疏食水飲樂在其中盛饌自非其心之所好變色者不安之意飲食之人於此竊人之敬不敬知味之人於此正有不安於心者飢渴害心飲食之關係非小不可不慎

公路案書　予三年前知督亢有張公路也迄過翕園公路在焉靜氣相對言動不苟於心器之公路爲大來公季子其父兄皆相繼棄世公路獨立孤行所得於動忍者已多矣一夕過予搨前索一言爲指示予謂麗澤之益須借朋友公路因舉其素所交者三人曰某某某予曰一人知已足不恨況

乎得三公路曰更有所師事者三人曰鳳歷曰祥宇曰悔菴三先生者皆雅意相成予小子殊愧無可為承受之地余聞而喜與公路曰悔菴學力已稔素借趣余祥宇患難相依雅稱韻士鳳歷亦六十年前班荆而語之人君能親師取友於此又何須腐儒之饒舌哉幸歸以語之聊當簡寄

二十三日

宗相先生弟懸谷季立姪芝之喪三君子次第移尊就饗翁園口占以贈　七十八年旅病身何來晨夕得相親穿林借榻留雲久隔屋攜尊坐月頻好客

如君應是癖愛山似我未爲負翁園此日傳佳事

扉影蹁躚舞大椿

翁園得晤仲蘅叔芬子實諸昆仲兼讀其羣唱集近

詩偶成二絕　十畝花陰曲徑中翁園有客坐松

風人間幾𡸁尋常見此地爭傳是晉公　宗伯家

風迴不羣英英緐筆更能文中原今日論風雅自

是趨庭有異聞

二十四日

東魯王垂生多藝能予與之晤於翁園者數日每飯

後輒先去坐莫窺其意任太行孝廉獨曰垂生謹

厚人也自謂少讀書於先生長者前懼有違言失禮處故避之耳予曰避公卿之門而不借公卿色此非技藝人也太行曰不獨此垂生技多巧而不自炫其技且人多逐利而彼絕口不言予曰此技而進於道者也學道之人一言利便成技藝之人技藝之人不言利便成學道之人何技之非道耶太行請書此語以遺之

單懷李世白妻司氏歸李三年李病死氏年十九哀毀臨穴先入慘慟一時父母强之出既掩婦復去以手跑土數尺欲殉姑曳之歸甫三日自縊死以

詩　覃懷有烈婦皎皎女中傑三載紀于歸夫死
求同穴姑也曳之出穿士指流血温語慰姑嫜相
從志已決閉戶即投繯滄桑三日別嗟此小戶女
綱常千古揭强生非所安得死乃相悅取義與成
仁端爲委佩設婦豈事詩書賦性原貞潔誰云死
不難䊀指成差跌義然如戴人倘自稱明哲

二十五日

淮上孫常卿贈我長篇訓此　支節過河陽翕園逢
良友贈我三百言寸心幾欲嘔余也燕腐儒忝此
顏爲忸謀生亂世難鬬君有老母詩以窮愁工尚

憶虞卿叟

予新於五日前先歸登封令阮節菴遣僕馬來迎予因憊不能遠涉且主人纔眷令望見尙兒往以報彼中同人相望之意因憶湛甘泉王龍谿皆以八十餘歲出遊不倦予未免譏此二老

二十六日

王方侯相招方侯舊臨城令予謂之曰世法凡宦於其鄉者通省皆稱父母此從仕籍起見原非論交情也君既歸田我乃對客聲氣之合或不必循此故套耳

望嵩三絕　嵩嶽依稀百里間幾年臨路嘆艱關不

才自顧非聞道坐廢中途只等閒　同人有約幾

多時雲裏遥知待杖藜不是山靈迴俗駕出來緣

淺路偏歧　臥遊應待兩兒還又得翕園數日閒

垂老交游餘幾輩青溪白石自成班

二十七日

簡王子君苞 有引　余過翕園君苞王子先在憶其大

父聖公云亡更憫其父績美君抗逆闖罹慘禍

因爲此句　上谷饒英俊君家豈俗流斐然看後

起卓爾映前修茹淡貧知美讀書靜自幽浸嘘生

事薄豁祖有貽謀　何堪憶爾父大義揭千秋京
國一朝陷郡城七日留項强不屈膝禍慘竟懸頭
白是青天鑒應憐白骨收
貽丁生爾亭　王汝止談學有樵人竊聽久而悅之
忽歌曰離山十里柴在家裏離山一里柴在山裏
汝止聞而謂門弟子曰樵子其聞道乎此所謂滿
街皆聖人也夫聖凡同此心耳存之爲君子去之
爲庶民固不論富貴與貧賤也無處非禮無處非
仁存者存此去者去此存此者無違禮無違仁去
此者無一是禮無一是仁非行不存不存焉能行

柴在家裏行之也柴在山裏未嘗行也樵子其聞
道乎予留翕園旬日矣凡相過者皆欲借一言爲
請盖地是裂以予爲學道人也予固愧汝止諸子
豈讓樵子之聞道乎河內一居生嘗過翕園索書
丁之先有濮孝子蘭聞於世夫蘭之所以至今傳
者以其刻木爲親孝足嘉也人孰無親孰不當孝
何獨讓蘭專美前世丁生勉之哉且其鄉有許平
仲能興學化老儒爲俗是亦樵子之聞道也丁生
聞此久矣寧煩予言
二十八日

翁園午睡　野客淹留春欲盡翁園花石俱含情空

窗靜對渾無語午枕微風送鳥聲

二十九日

題淵明像贊此幅薛惡谷從商康柴桑里攜來必有所本予平生最慕此公因贊云五

柳先生生來高潔朋靜少言榮利不屑性好詩書

意會心悅撫無絃琴消有情熱詩原性靈短褐常

結愛菊嗜酒不名醉樂總因時而談不憤不激既

明且哲歷士詩人之目俱不足盡先生之清節先

生其學道而有得於心者耶吾室何得而私之爲

真曠古之豪傑

餘齋說

實甫有齋滹水陳公初名棄餘後許菊溪去棄字止名餘齋夫棄餘者以人棄我取爲義范少伯三致千金而散皆用此法此英雄濟世之術也予憶滹水之意或更有說蓋介然示人以本分自守不敢一毫求餘於分之外也菊溪之意則謂眼前無餘地便無以自容留有餘以還造化留有餘以付兒孫餘正不必棄耳由滹水之說居已以廉由菊溪之說宅心於厚然廉者涇渭太白分明或不能厚厚者渾穆不甚別白或不能廉實甫能兼而取之麗澤之益庸有窮乎行屋齋公有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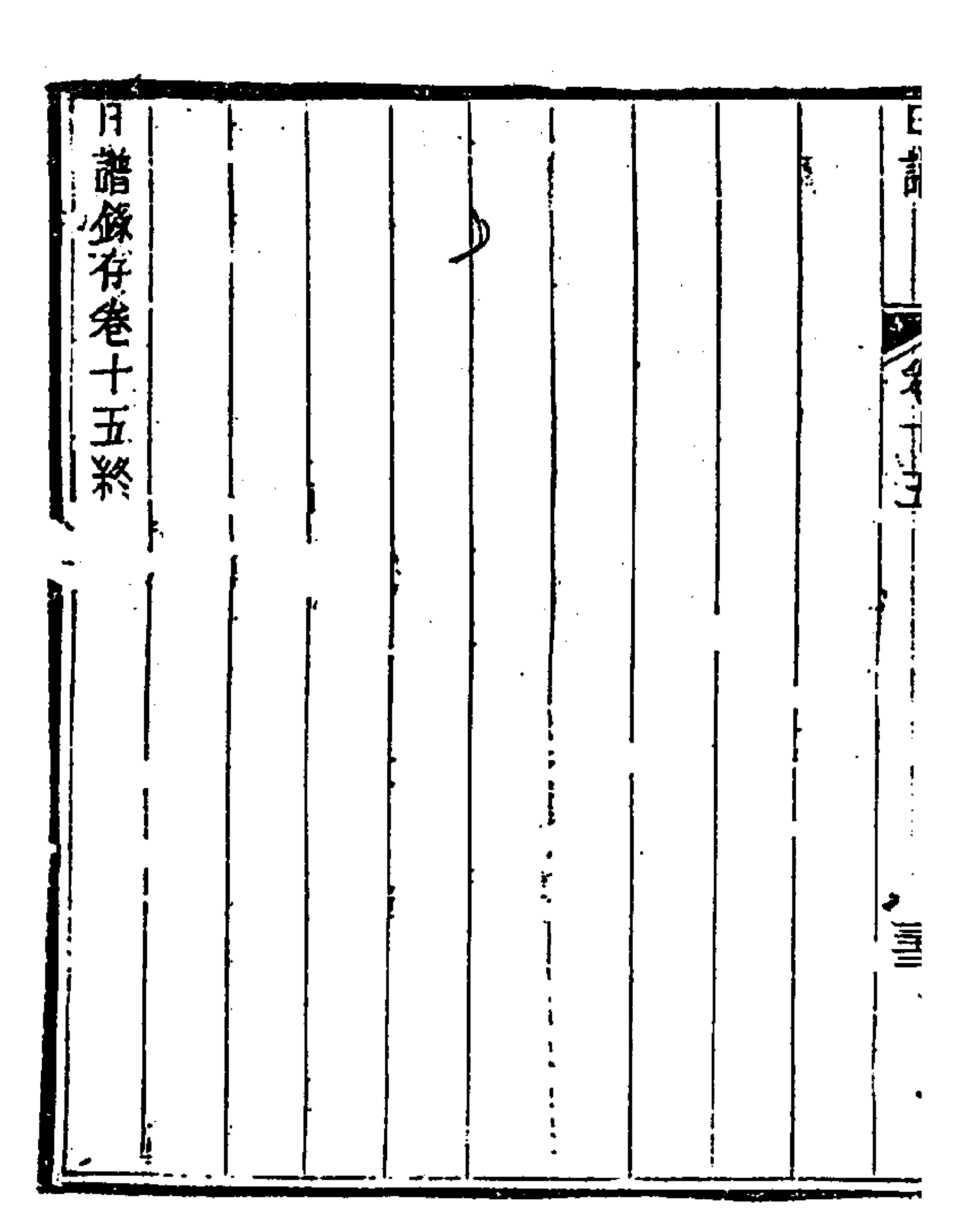
求羊客散三更後蕉鹿夢回百戰餘是只以餘字作解予謂三公皆實甫年友實甫能自重其所居之齋三公又能點綴實甫所居之齋斗大一室當與槐山穎水俱永予與實甫翕圖作合遥望餘齋不禁神往漫付數言聊以當餘齋說

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最見道之語陶云世短意長多東坡意長日月促皆此意也這件事看不破終日營營苟苟無一刻安閒亦愚矣哉縣過一故人年八十外子喪孫未立土木方興費既不貲工難卽竣余謂之曰待汝經營畢方思受享

前此之奔馳計算不遑食不暇寢者不既勞耶因
書以自警并告同人

三十日

偕友訪懸谷出其家醞相款入夜方歸紀此　偕客
過清齋數椽容膝爾四壁多規箴總是孝弟旨鳳
毛方五齡日夕撲菽水善氣藹眉端寸心絕無滓
俛仰一室中羲皇儼在咫閒覺世法輕貧知蔬食
美我雖乏酒腸人飲我亦喜峻巇自物情崎嶇有
安止挑燈入夜歸披衣臥仍起作詩紀主賢悠然
念素履



月譜錄存卷十五終